



瑞士法轮功学员多城市广泛开展征签

【明慧网】为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且呼吁联合国对此进行独立调查，近日瑞士法轮功学员继续在日内瓦、伯尔尼举办征集签名活动的同时，又在瑞士其它多个城市广泛开展征签活动。

这些城市包括：第一大城市苏黎世以及巴塞尔、纳沙特尔、吐恩、马尔逊尼、朗兹伯格、韦维。

九月十八日，全球大纪元总编郭君女士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与会代表中引起震惊，纷纷指责这个罪恶已经“超出了人类道德的底线”、“是灭绝人性的举动”。

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在签字之后向学员表示，她听到这些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情况之后，感到心里很疼，她表示不满足于光是自己签字，想要帮助多做一些事情，离开前向学员要了三张空白表格去向其他人征签。

有两位先生原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情况不太了解，在听完学员对他们的介绍后感到震惊，立即签字并由衷的感谢学员使他们了解了真相，称赞学员征签这件事做得真好。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日仅在伯尔尼、纳沙特尔、吐恩三个城市就已经征集到超过二千二百余人的签名。◇



丹麦法轮功学员紧急呼吁制止活摘器官罪行

【明慧网】（明慧记者林彤丹麦报道）最近，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邪恶罪行，在全世界大量曝光，这一挑战人类道德最底线的惨烈事实，成为震惊全球的聚焦点。各国从政治家到一般民众被“我们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警醒，纷纷站出来表达心声，抗议中共对自己善良国民的群体灭绝罪行。

这一惊人的信息也传到了以平等、自由与幸福著称的北欧各国。丹麦两位议员，议会副主席索伦·艾斯博森（Søren Espersen）与人民党副主席彼得·斯高如普（Peter Skaarup）率先站出来明确表态，谴责中共恶行，并向丹麦政府提出质询，提请丹麦政府关注，把此事列入与中共政权关系的考量因素中。丹麦法轮功学员为此积极行动起来，向世人征集签名，呼

吁尽快制止目前仍然在中国进行着的、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这一邪恶行径。一位来丹麦旅游的日本医学教授，在听了学员对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的介绍后，不禁陷入了思考。他告诉学员，他有一位病人，需要进行肾移植，但在日本需要等待不短的时间，于是这位病人就到中国大陆去，很快就得到了他需要的肾。他问道，我也有许多中国的同事，可能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事，我怎么能够让他们知道真相？虽然谈到中共时他不无恐惧，但他仍然克服恐惧，毅然决然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和职位，还拿了许多真相资料，并关切的嘱咐学员要小心。

还有更多的世人向学员表示：你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件重要的事，请坚持做下去，祝你们成功！◇

波士顿举办美食节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

【明慧网】（明慧记者程德美波士顿综合报道）二零一二年十月七日，秋高气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在美国波士顿市中心罗丝肯尼迪绿道（Rose Kennedy Greenway）举办的波士顿美食节。约一百二十个展位，四万市民参与，是全美推展地区食物最大的一个活动。

当天下午，法轮功学员们身着蓝色秋外套、浅色裤子，围成内外两个大圆圈，在活动场地中心展示五套功法。当炼功音乐响起，场地上喧闹的声音渐渐消失，众多路人和游客驻足观看。伴着舒缓的炼功音乐，有的人不仅停下脚步观看，而且模仿着学员的动作，跟着炼起来。◇



四川省米易县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汇编（二十七）

前言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头目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强烈妒忌，利用掌握的整部国家机器悍然发动了对全国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血腥迫害。

时任米易县公安局长的梁晋川无视法轮功给米易人民带来的巨大好处，跟随江氏集团，不遗余力地推行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昧着良心诋毁、抹黑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功法，残酷打压这样一群修心向善，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在梁晋川担任米易公安局长期间，在他和米易“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策划和指挥下，党政军、公检法司全面出动，在米易掀起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洗脑班遍及城乡；警察及乡村社工作人员随意抓人；随意私闯民宅、抄家、抢劫财物；随意私设公堂，拷打、体罚、酷刑折磨、非法审讯法轮功学员。

特别是梁晋川组织的几次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搜捕，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涉及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受害人数之多、迫害手段之残忍在米易县尚无先例。

从1999年7月至2001年，在梁晋川任局长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米易县的法轮功学员有近1000人次被非法绑架、关押，有2人被迫害致死，有至少26人次被梁晋川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的至少有22人次，被勒索钱财有二百多万元之巨（以上是我们整理的有文字记载的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只是梁晋川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的一部份）。

（七）梁晋川抹黑法轮功及法轮功学员遭受暴力洗脑迫害的部份案例：

▲攀莲镇在1999年12月第一期洗脑班，对本镇17名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洗脑，逼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跑圈、苦力劳动、三天三夜不准睡觉。打手陈友军、普军、安强用脚踢、用拳头、警棍打法轮功学员，打得他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尤其刘龙云、张军、阙发芝、阙发秀、龚志会、杨顺发等被打得最厉害。在乡政府阙发秀当场被打手打昏死；龚志会的腿被打手打得痉挛，腿肚上的肉被打烂，痛昏死过去一段时间，腰被重打成伤，不能坐，不能站，更不能走。龚志会是由家人背回去的；张军被打手陈友军等人毒打，吊铐，被陈友军强行脱去外衣只准穿短袖、短裤、光脚冷冻，12月的冬天被冻的失去知觉，眼看张军要被恶人折磨成残废，镇“610”头目严继清才同意张军的父亲交了“罚款”，将张军从洗脑班保出；刘龙云在洗脑班被打手毒打，腰部被打成重伤，恶人们还强制刘龙云两天两夜不准睡觉，只准站着或蹲着。刘龙云被洗脑班折磨的已经不行了，其父为保护儿子的性命，交了300元“罚款”才将刘云龙保回家……。2000年6月，攀莲镇的水塘村、典所村以村为单位分别办了两期洗脑班，有八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洗脑迫害。2000年7月，攀莲镇第二期洗脑班，28名法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群众上不择手段，使用酷刑至少达40种以上，使用对象中妇女和老人占相当比例，令人发指。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以来的十二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359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

轮功学员遭到和第一期洗脑班同样的迫害，被打手打骂、强制跑圈、罚站、不准睡觉，强制扫大街。刘坤伍2000年5月到北京上访被米易公安局非法刑拘一个月，2000年6月29日被挟持到攀莲镇洗脑班进行强制洗脑，被陈友军等人逼迫其白天在太阳下曝晒、晚上罚站并被毒打几个小时，实在无法承受，由家人用一千多元保回；七十多岁的老人胡兴玉被打手们罚站、跑圈、暴晒、两天两夜不准睡觉。政府官员和打手们用野蛮残酷卑鄙的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在他们早已写好的保证书上签字、按手印，镇政府强行对法轮功学员每人交大米20斤、生活费每天15元，每人1000—2000元的罚款，无钱的逼写欠条单据。

▲丙谷镇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7月办了两期洗脑班，每期十天。对本镇的一百三十（第一期五十多名、第二期七十多名）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镇政府洗脑班，强行洗脑，强制转化，强迫人人表态。凡是不表态或坚持继续炼功的，被乡610头目邓定银、书记严文猛、乡武装部长钟文武、乡政府工作人员曾元华、伍世荣、何传红、舒洪武、吴世斌、杨正友、李小红等人用体罚，强迫法轮功学员扫大街，两、三个恶人折磨一个法轮功学员。张远林、庄德林、高龙英、张远会、杨兴秀、张正焕、范胜美十多人被罚通宵跑圈，三个通宵不准睡觉，跑不动就挨打。打手们用脚踢、拳头打，用荆竹条打，镇武装部长钟文武用木棍打，木棍打断了几根，钟文武打累了才停下来。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钟文武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周身都是伤。遭到打手们的毒打后，杨兴秀等人被邓定银等人逼迫去清扫街道、清除火车桥墩下面堆积多年又脏又臭的垃圾。恶人们连60多岁的老年妇女也不放过，被打手逼迫脸朝墙排手通夜、手稍微松下来，打手就用荆竹条打。在丙谷镇洗脑班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学员有：庄德林、高龙英、周会、余先珍、高龙俊、庄德明、张显明、普先连、张正连、沈启恒、田万英、张远林、周英、张正焕、黎成忠、（转下页）

(接上页)黎成芬、田万珍、张正慈、彭光琼、李永会、范胜美等。洗脑班结束时,乡政府逼迫每人每天交生活费20元、1斤大米。每人交1000元的保证金才放人。进京上访的每人被罚款200元。

▲撒莲乡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7月办了两次洗脑班,有近200人次遭到暴力洗脑。乡“610”人员采取卑鄙的手段将法轮功学员挟持到洗脑班。法轮功学员刘长会在赶集的路上,被撒莲乡工作人员李定敏、付学松绑架到乡政府洗脑班;撒莲乡政府乡长陶云春、武装部长唐礼华、办事员陈林平等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陈朝英家,非法抄家,抄走了陈朝英全部大法书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炼功带等,抢走了现金2900元。将陈朝英、黄明富夫妇俩绑架到洗脑班(恶人绑架陈朝英、黄明富时,他们的儿子站出来说了句“父母炼功做好人,没有犯法,凭什么抓他们?”立刻被唐礼华、陈林平用拳头打倒在地,将儿子双手反绑在背后,妄图连他们的儿子一起绑架。陈朝英说,我们自己的事自己承担,不关儿子的事,又有开车的驾驶员劝说下,唐礼华才罢休);2000年6月29日乡政府的唐良宏、陶春云、唐礼华、吴世华等多人非法闯入曾平兰家,将曾平兰绑架到洗脑班;2000年6月29日撒莲乡副书记何福祥带八、九人非法

闯入法轮功学员何明菊家,将其绑架到乡政府洗脑班;何福祥带领一帮恶人闯入何明珍家,将其绑架到洗脑班。2000年6月29日,撒莲三大队队长陈龙华带领乡政府恶人强行挟持了本大队的39名法轮功学员到撒莲乡政府洗脑班……在洗脑班,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洗脑,强迫看听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和文章,逼迫人人表态。撒莲乡政府私设公堂,私设刑法,用手铐铐、警棍打、拿粗电线当鞭子打,脚踏、打耳光等折磨,从下午6点罚站到深夜12点,用立正姿势站立,脚不准挪开、不准讲话,否则就会招来一顿毒打。乡“610”主任何福祥扬言:“打死你们几个(法轮功学员)也不会犯法”,因此恶人肆无忌惮的残害法轮功学员。洗脑班在社会上招了十余名打手,每天押着法轮功学员干这干那,强迫超负荷的劳动,休息时就罚站在太阳地里暴晒、站军姿、军训、跑步、跑圈,晚上罚站到深夜。何明菊被打手多次毒打,身上到处都是伤,耳朵也被严重打伤,当时耳朵什么都听不见,差点致残。学员们以绝食抗议。何明菊绝食六天后无法站起来,乡政府副乡长周从贵用脚踢,何明菊当场被踢昏过去,第八天何明菊等人仍没吃饭,被罚在太阳下曝晒一整天,第九天没吃饭照样曝晒一天。在洗脑班何明菊被恶人折磨的皮包骨头,恶人叫其子女

代写了保证书交了2000元罚款,才将何明菊放回家。何明珍也和何明菊的遭遇一样,被恶人折磨的皮包骨头,周身是伤;廖国美在洗脑班遭到唐礼华等人的毒打,被当场打休克;王美白天被强迫做苦活,晚上被罚站、跑步,还遭到唐礼华等人的毒打、辱骂,王美被折磨了9天体重减了十多斤……。在洗脑班期间,陶春云等一帮恶人再次闯入陈朝英家,抢走一台大彩电(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两头大肥猪,妄图以此要挟陈朝英转化。陈朝英夫妇被非法关押9天,儿女们想方设法凑够2000元交给乡政府,才还回抢走的东西,将陈朝英夫妇放回家。洗脑班结束,乡政府强迫收缴法轮功学员每天10元的生活费和每天10元的学习费。强迫每人交“保证金”1000元,进京上访的学员被“罚款”200元。何明珍交不起这些费用,唐礼华就带人到何明珍家抢走一袋约150斤的大米。2000年7月19日撒莲乡又办了洗脑班,乡长陶云春带着几个打手将何明珍、何明菊、曾平兰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挟持到乡政府洗脑班,陶春云说:“7月20日要到了,怕你们去北京上访,这回把你们接到乡政府呆着我们才放心。”每天由唐良宏、陶云春、何福祥、唐礼华、杨镇长等人轮流坐镇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7月23日才将这些法轮功学员放回家。◇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江氏集团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诬蔑法轮功,欺骗海内外人士。

如果把中央电视台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自焚”完全是精心布置的骗局。

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

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

三、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违反医学常识。

四、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的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

是自焚还是演戏?



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的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

五、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委托,对王进东

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追查国际”经可靠途径查获:参与“自焚”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自焚的动机乃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明慧网】邪教，谁是邪教，翻开中共的历史，看一看，它在窃政的六十多年中都干了些什么？也许答案不言而喻。六十多年来，中共发动了各种整人、害人运动，造成八千万无辜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 窃政初期的“土改和镇反”运动，杀害五百多万中国人。

◎ 一九五一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多人被捕、二百八十余人自杀或失踪。

◎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和其后的“肃反”运动，五千余人受牵连，五百余人被逮捕，六十余人自杀身亡，十二人非正常死亡，二万一千三百余人被判死刑，四千三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假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诱知识份子提意见，然后采取突然袭击，五十五万多名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数十万人失去自由，给数百万个家庭带来了灾难，从此他们成了被下放管制、监督的对象，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 一九五八年，中共狂妄自大，蛮干冒进给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带来

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空前的历史灾难。

◎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用大跃进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四千多万人，史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就饿死几百万人。

◎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文革，一亿多人受株连，四百二十万人被审查，十三万五千余人被判死刑，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于武斗，七百余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余人的家庭完全被毁，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七百七十三万余人，涉及遭殃者六亿多人。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

◎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中共在天安门用坦克机枪碾杀

手无寸铁的学生，据媒体报导，天安门、东西长安街，血流成河，中共用消防车冲洗天安门广场，可见杀人之多，场面之惨烈，中共封锁消息，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统计。

◎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已被证实的有三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送洗脑班，送精神病院，现仍继续迫害、关押并用纳粹秘密集中营方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牟取暴利。

◎ 中共窃政后，有二千多万少数民族同胞被杀害。

仅从中共公布的数据统计，短短几十年，中共杀害中国人八千多万（相当于60年来每3个月进行一次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中共邪党的罪恶累累，罄竹难书，杀人之多，这样的邪教，还不是最大的邪教吗？

善良的百姓：中共是邪教，退党、团、队可保命；珍爱生命，远离中共邪教。◇



一提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有的朋友就说这是“搞政治”。

但如果要查“天灭中共”这个说法的来源，却发现居然是上天点拨石头“实话石说”。“藏字石”位于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内，专家鉴定，500年前一块2.7亿年的巨石从崖壁落下，座地一分为二。2002年6月裂开的石头端面被当地人发现有一行汉字，这些汉字经第三批国内专家鉴定，其结论为天然形成。而石头上清晰可见的六个字是：中国共产党亡（国内媒体隐去了亡字）。

这老天爷难道是在“搞政治”吗？其实中国古人都相信天意，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暴政必亡）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而且“三退保命”的内涵也远远的超过了世间的“政治”范畴。因为古今中外各种预言都提到凡是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只有废除把生命献给中共的誓言才能逃过上天的惩罚。

法轮功学员之所以苦口婆心、不顾安危地劝人“三退”（退党、团、队），就是因为他们是修炼的人，他们修的是“真善忍”，他们珍惜别人的生命胜过自己。所以他们才能放下世间的名利不畏强暴这样的坚持着。

老天爷在“搞政治”吗？

看到天灾人祸不断地发生，预言中的灾难似乎在一个个的兑现，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也许您还无法完全理解三退的意义，但请不要拒绝善意的提醒。俗话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冥冥之中预言上面说的都是真的，相信您一定不会错过了这转瞬即逝的机缘。请您把三退当作一次免费的平安保险吧。到2012年10月15日已有超过1亿2千万中国民众声明三退 ◇



图为“藏字石”照片，小图为风景区门票。